



內  
外  
時  
報



視察蒙古郭爾羅斯後旗報告

孟森稿

辛亥六月初四日。由京乘京奉車赴東。攜有日記簿。途中遇有關係處。輒識以簡短語。以留當時心所感觸之迹。閏月初二日回京。檢所記衍而明之。本意以此為報告也。顧排日所見聞。

往往將一事首尾隔斷。昨日之所見。至今日有所聞而始覺其可記。至明日更有所聞而不能不補記。且一日之見聞非一事。轉於其瑣瑣大者。不能團聚一處。以發明視察之本意。用是提綱挈領。最為一篇。先冠其首。復有緣路謳吟。以代紀事者。輒於詩後疏其事實。以存當時記憶之真相。嗣此之後。乃以日記原文附焉。參互觀之。較為詳盡。非有意為詩文也。

22321  
蒙古在漠南者為內蒙古。內蒙古分六盟。東西盟在東三省及直隸山西邊外。西二盟在陝西長城以北。東四盟之在東三省者。

為最東之哲里木一盟。哲里木盟凡十旗。科爾沁分左右翼。每翼各分中前後三旗。共六旗。皆屬奉天省。郭爾羅斯前旗一旗。屬吉林省。郭爾羅斯後旗。札賚特旗。杜爾伯特旗。共三旗。皆屬黑龍江省。三省所轄之蒙古如此。其西接烏昭達盟各旗。則屬直隸省矣。

哲里木盟十旗扎薩克。蒙古人言其封爵各不同。謂之六王三公一貝子。蒙古王公對地方官。司道以下皆平行。惟對督撫用屬禮。六王三公一貝子者。科爾沁右翼中旗扎薩克。為和碩土謝圖親王。左翼中旗扎薩克。為和碩達爾漢親王。右翼前旗扎薩克。為多羅扎薩克圖郡王。左翼前旗扎薩克。為多羅斌圖郡王。左翼後旗扎薩克。為多羅郡王。以上科爾沁五旗皆王爵。餘扎賚特一旗扎薩克。爵亦稱王。(遊牧記稱其扎薩克為多羅貝勒。不知何時晉王爵。今蓋據蒙古人所言也。)是謂六王。科爾沁右

22322 翼後旗扎薩克。爲鎮國公。郭爾羅斯前旗扎薩克。爲鎮國公。郭爾羅斯後旗扎薩克。爲輔國公。是謂三公。杜爾伯特一旗扎薩克。爲固山貝子。是爲一貝子。蒙旗地開放愈早。其旗愈富。科爾沁左翼中旗。當嘉慶間即設昌圖廳。民人墾佃。逐漸繁盛。至光緒初遂改爲昌圖府。新設懷德奉化康平等三縣屬之。繁殖

可想。是旗扎薩克今已歲入至三十萬圓。蓋墾熟之地所納之租。至如此巨額也。然昌圖一府。地占左翼中旗者僅一隅耳。將來推廣。又何可勝計。其次爲郭爾羅斯前旗。亦於嘉慶初即設長春廳。當時爲理事通判。光緒八年改撫民通判。設農安分防照磨。十五年陞爲長春府。而農安亦陞爲縣。東清鐵道經長春。交通尤便。土地墾闢。故是旗亦甚富。

科爾沁左翼界內有遼源州。屬昌圖府。亦舊設。似亦中旗地。然未能確審。右翼界內。新設洮南府。領靖安開通安廣三縣。當右翼中前後各旗地。開放未久。尙未發達。其在黑龍江境內三旗。郭爾羅斯後旗地。設肇州廳。杜爾伯特旗。設安達廳。扎賚特旗。設大賚廳。皆新設。未發達。蓋舊設之廳州縣。乃漢人移植已繁。不設官無以理民蒙之事。應其需要而設之。在設官時地已闢矣。新設之廳州縣。則以官招墾。故官雖設而墾尙寥寥也。

蒙旗地所親歷者。僅郭爾羅斯後旗一旗。自東徂西。皆遵陸行。所見較親切。又宿扎薩克府兩日。宿肇州廳署兩日。詢訪尤備。故能言之甚詳。然據所聞各旗情形頗相類。則所以與蒙古之利

而除蒙古之害者。或亦大概相同。其尙未遍歷各旗者。以陸行至郭爾羅斯後旗西界瀕嫩江岸處。江水正驟長。天又無日不雨。地皆淹水中。不復可行。遂渡江至新城府。乘輪船而返。俟秋涼水退再往。今就肇州境內述之以見例。

松花江流域。縱橫各千餘里。無山。皆平原腴土。其東半屬滿洲。爲吉林省界。西半爲蒙旗界。處其中但知有塗泥水潦。不辨山爲何物。故無木無石。屯站所在。居民尙或種樹。以取蔭而障寒。初不敷取材之用。至石材則分寸皆絕迹焉。是此營造較爲困難。而墾種則無地不宜。土人不知有溝洫。故見低地則以爲瘠薄。蓋夏季雨量極富。松嫩兩江水驟漲。當地又多雨。故低窪之地。恆沒於水。有漂失之患。又地形稍坳。遇水即停蓄者。水挾城質。渾其地即成城甸。能產含有鹹性之草。獨宜於牧而不宜種梁豆。土人皆以棄地視之。言墾者掉頭不之顧。此皆小農之見解宜然。若有大經營。則溝渠以洩之。堤防以禦之。酌種水田以消納之。又必寬留牧地。以畜牛馬。爲耕犁之用。更有多餘之城地。專以資牧。則羊毛亦正大利所在。必設大公司。領大片地。相地規畫。則寸土乃皆黃金。地廣人稀。種植亦必用大農法。一犁可亘五六里。少折旋則時間省。用機械牛馬則人工省。此皆大農之事。若以小農之知識往圖度之。雖無不各慶所欲之理。然於實邊大計。殊迂遠無速效。且彼中地利。亦未可以此零星掇拾之數。狼戾之也。車行荒草間。綠香撲鼻。但蚊蚋充塞。噁人並不畏撲。其色青。

蓋平時無人過。則吸草汁成青色。遇人而嘍之。飢不暇擇。且亦尙未有畏撲之機心。又有蟻如蠅。蝥人至痛。蝥牛馬往往見血。膏腴之士。庶草繁蕪。人不利賴之。乃成蟲豸之藪。然絕無蛇虺等毒蟲。北方之所以優於南服也。荒地中偶有一二已墾處。則蚊蠅絕迹。梁豆非此類生物所依附。又飛不及遠。故荒與非荒之界域。卽有蚊蠅與否之界域。除害莫如人力。天造草昧。人能董而理之。卽成人世界。則棄地於蚊蠅者。誰之罪耶。逐日天氣。日中至八十五度。清晨則七十五度以上。雨多而土溽。車行低地。水聲時淙淙然。或陷於溽。則百計求脫。費時甚久。往往至盡去所載。而後力鞭驟馬。曳之出險。故既陷之後。乘客必沾體塗足。狼狽先求脫。乃可待車之自拔於難。雖有官道。恆在若存若亡之中。其有水沖日久。成天然之溝瀆者。首尾無端。繞越既所不能。徑渡則深至三四尺以上。人必裸渡。而行幸則需裸運。然後驅馬曳空車。亂流而渡。凡此皆內地旅行所未有之事。要其水草之饒。泥土之沃。正見無在非至寶。吾人聽其屯塞至此。惟有自疚而已。

數里或數十里過一屯。其門插一旗。是爲蒙戶之標幟。蒙人絕少種地之家。處膏腴數百年。尙沿遊牧之舊。但牧而不須遊耳。漢人得托其間者。長子孫。締姻好。田連阡陌。牛馬成羣。蓋無復窳人。且生殖極繁息。一家間其子女。動輒七八或十數。丁多卽擇荒而墾。無地狹之患。種地又不費功力。不需肥料。衣食自有餘饒。心廣體胖。宜其生息繁多矣。偶語此輩。居此

荒寂之地。亦頗思鄉否。則答曰。雖有鄉。其何敢思。以吾曹之習於安逸。與子息之累之多。若歸故鄉。皆溝中瘠矣。嗚呼。此桃源記語也。不圖於今世聞之。雖然。貨惡其棄於地。力惡其不出於身。無古今中外。視此爲公理矣。惟慢藏乃誨盜。此則大可危耳。

昔者禹抑洪水。水乃由地中行。蓋以前水行地上也。吉江兩省之大平原。濱江低下。略如江南卑濕狀。比年以水患聞。要亦名患而不名災。則以沿江爲墾地者所關。災不能及也。然從前則并無水患可言。水之來也。橫衝直決。皆在無人之境。則有患而莫或知之。嘗於肇州客舍中。遇一客係近地人。忘其姓名。問遠客來自何所。告以江南。則訝爲語音不類。蓋吉江兩省中間隔一江。江省以吉省爲江南也。告以僕所居江南。乃揚子江之南。非松花江之南。客忽憶南方有水田。因問南方多水。當此夏令。大雨時行。其道路之沮洳。較此間若何。告以南方無此狀。客若甚訝。詢所以。告以南方多河道。客曰。黃河乃在江以南乎。又告以河非黃河。乃各地用人力所開之河。小者爲溝澮。大者爲通川。脈絡貫通。密如罟網。客更訝甚。謂南方豈家家有大禹乎。知其狃於吉江荒漠之故。無可猝喻。則漫應之。錄其問答。足以見彼中水利二字之尙未入人夢想也。此又誰之過也。

蒙古放地章程。上等每晌收押租五兩一錢。依等遞減。交通不便之處。有減至三錢五分者。押租半歸國家。半給蒙旗。故放

22324 荒之始。能多放則蒙旗即獲鉅款。但押租止收一次。至五年後升科。則每响納大租六百文。小租六十文。累省用中錢。以五百文爲一吊。則實收三百三十文。國家得三之一。蒙旗得三之二。是故墾熟以後。蒙旗即每年坐享厚租。以故科爾沁左翼中旗札薩克。有歲入三十萬圓之鉅額。蒙旗應得之款。又有自行劈分之例。札薩克得四成。台吉得三成五。廟倉得二成五。廟倉者。喇嘛等所得之款項也。如科爾沁左翼中旗札薩克歲入三十萬圓。其全旗所入。乃實有七十五萬圓矣。夫台吉喇嘛。既皆以放地爲利。則宜皆與其札薩克。竭力歡迎墾者。然事實或不盡然。中有委曲。則藉口蒙民生計。設法阻撓。亦往往而有。如郭爾羅斯後旗札薩克。負債於他旗之喇嘛。以地作抵。而彼喇嘛乃將轉售其地於俄人。官家代還款八萬六千餘兩。而令其放地。收押租償官款。衆台吉以債由札薩克自欠。不願代償。因相率抵抗。其一例也。豈知放地時固代札薩克償欠。升科以後。利自薄及。何必把持而致兩敗。以愚計之。押租就目前止可先其所急。還官款。將來年租。或令札薩克於若干年內。減收一成或半成。以益台吉等。則亦不爲強台吉代爲償欠。庶或可持其平。此在當局相機開導之耳。蒙地若盡數開放。各旗札薩克之爲貴族。方不似今日之有名無實。小說載英國貴族。席其遺產。富厚無匹。吾國惟蒙古札薩克有此基礎。若今之科爾沁左翼中旗。郭爾羅斯前旗。皆已見諸實事者。但不得大力者作大規畫。畸零散碎。擇便而墾。仍循遊牧時代。逐水草而

居之故習。則所謂城甸水地。廢棄必多。蒙古不足惜。如暴殄天物何。彼中江水由山水下注。其流甚疾。然初無波浪。若作隄防。不似南方沿江沿海之難。且溝渠一通。水順其就下之性。即藉隄防。亦並不需高峻。坐使周原隴臚。變洪荒爲繡壤。一反手之勞。足以獲之。

蒙古生計之說。乃大可笑。蒙人蓋將不能有生。何暇過計。行其境。除漢人有勤動之狀外。蒙之人。什七八皆頂冠帶。冠上頂珠。青黃赤白。無所不用其極。腰繫荷包活計。足蹬官靴。行步微僂其背。舉足重滯。蒙囊之聲。以靴破不甚清脆。唐人詩所謂紇梯紇揚者。頗爲近之。童時見老輩有老成端重名者。別成一種態度。以示林下風。入蒙所見。蓋無時不然。惟袍帶冠履以及掛件。則無一不垢蔽斑駁。歷年既久。又不知浣濯爲何事。汗漬泥污。狼藉如雲霞。此其人所謂台吉者也。其壯丁則謂之奴才。奴才無冠帶。分宜操作。然循例派入札薩克府當差。札薩克嘉賞之。則亦任意賜各種頂戴。於是章服亦與齊民有別。而老成持重之貴人風度。相因而至矣。今之好以官貴自標異者。惜不令入蒙一寓目。設早以蒙人之態。喻之當世。吾知學生決不應試求官。天下亦絕不復有持獎勵不可廢之說者矣。此其戕賊於虛榮者一也。

台吉之家。男丁生而無一非台吉。故台吉之增益無量。其奴才本尙可奮於人事。然台吉役之。札薩克役之。有時札薩克濫役奴才。台吉得而控諸理。蓋爭以爲各擅之犬馬也。台吉一戶。

例分得奴才四戶。數傳而台吉之數大增。奴才因無人權。則去而爲喇嘛。乃無貴無賤。向之膜拜。於是奴才盡以其幼子爲喇嘛。定制。一喇嘛必一正一陪。就親丁中同時剃度之。其一爲喇嘛。其一則喇嘛之奴才。故無論何廟。問其喇嘛名額。如郭爾羅斯後旗札薩克府相近之最壽篤寺。名額爲二十五。其中實在僧徒。必爲五十有一。二十五喇嘛各帶一奴才。又有一大喇嘛故也。喇嘛死。必於其親丁中頂補。喇嘛之奴才亦然。故一家既有喇嘛之後。其不爲喇嘛者。久亦相隨而去。其大喇嘛。或爲喇嘛得衆信仰而推升。或由他貴人力拔起。若台吉爲喇嘛。則可卽得大喇嘛之位。大喇嘛無庸專帶奴才喇嘛。凡合廟皆其奴才。蒙人死亡疾病及有所趨避。皆延喇嘛唸經。既唸經。則必酬之以馬牛羊。惟力是視。是爲喇嘛之資產。喇嘛又得分放地之利。無一不優勝於奴才。以故奴才皆遁而爲喇嘛。爲喇嘛則其種亡。此消滅於迷信者二也。

嘗主一台吉之家。避雨因止宿。其家係三品台吉。父子叔姪。壯者以及孩提。共五台吉。問其有無奴才。云尙有一戶。此奴才家生齒繁殖。有兄弟五人。但已有兩爲喇嘛。兩爲奴才喇嘛。既去其四。餘一奴才。遇彼四人者有事。則亦將超凡入聖。至其時。吾家奴才乃斷絕云。問以台吉家有奴才者多否。則言甚少。因憶郭爾羅斯後旗札薩克佈公言。本旗台吉二千餘人。其數遠過壯丁。正以此故。札薩克府中所養。皆頂戴輝耀。亦有戴翎支者。以虛榮錮此輩之身。又以迷信滅其奴才之種。無

怪古所謂天之驕子。一入國朝。垂尾帖耳。生氣奄奄。治邊長策。跨唐凌漢。有以也。無如強鄰密邇。擇肥欲噬。患又生於所防之外。則固當時之所不及料矣。

札薩克之富者。誠得所矣。其貧者習於昏惰。拘於體面。如札薩克佈公家。吾見其設坐僅能如客數。而其式且不一。茶杯亦然。玻璃與瓦。大小不等。其窮可知。然府中當差者百數十人。冠帶濟濟。雖令一人執一器。府中恐無器皿百數十事。然月糜口糧數百吊。札薩克因事他適。侍從必數十人。冠帶而垢。迫逐不舍。旅舍一宿。其費卽不貲。佈公又嘗遊日本。亦好作開通語。以安逸養成遲緩。晨起必嚮午。一盥漱歷數點鐘。嘗因訟事至哈爾濱。攜三十餘蒙古。住俄人所設客寓。一宿數百金。亦不甚知愛惜。但欲舉債。外人承迎恐後。以其地產富也。凡蒙旗貧者大率類此。一經舉債。支節叢生。今欲促蒙旗進步。既放其地。又必收其債權。有債則由官中代償。責令放地自贖。庶地闢而糾葛亦清。若佈公事是也。各旗開類於佈者不少。收權弭患。今日之要務矣。

其尤要者。破除階級。使台吉以上無虛榮心。奴才則無暴棄心。捐除迷信。改良佛教。勤耕耨。積產業。願嗣續。與漢人競生存。則邊可實。而蒙人之生命亦可延。爲國圍計固然。爲人道計尤不能不爾。彼台吉之冠帶。其敝垢且弗論。得漢人一錢。則奔走恐後。榮辱之原。係乎生計。頂戴無救於飢寒。其可憐矣。朝廷今日。何忍尙以此坑之。吾尤怪蒙人處此。多方作態。

22326 以稱其冠服之榮。則固尙自以爲得意。寧非至死不悟者。是不能不信階級之見。爲專制國民第二天性也。

國家之處置蒙藩也。更莫妙於以盟長爲之牽制。盟長由朝廷選定。非蒙旗所推舉。則與盟之爲盟。義無所附麗矣。然各旗大事。非各盟長同意。乃不得行。盟長又有四人。意見更歧出。哲里木盟今日之盟長。其正盟長爲郭爾羅斯前旗札薩克鎮國公。幫辦盟長爲科爾沁左翼中旗札薩克達爾漢親王。第三副盟長爲左翼中旗閒散達爾漢郡王。第四副盟長爲杜爾伯特旗札薩克固山貝子。朝廷有命令。隨時可以易置之。而一假以盟長之名。則凡係阻撓。卽必有力。其名分然也。若用爲代表全盟。必不能得同意。萬一志同道合。竟有洽乎衆望之盟長。一經取舍更任。其團結立破。國家制馭藩服之道如此。今行新政。地方皆有職務。豈能長此破壞。倘能捐除故事。但令受地爲民。盟不盟聽之。且蒙漢已雜處。地方官已一律行以官治。復何藉特別之法律。以維持此藩封之政令乎。通鐵路。設流官。破盟部畛域。裁理藩部而廓清之。藩屬之福。亦國家之慶也。今回藏各部。能行此義與否。尙未可定。東三省之蒙古。何爲而不以此請命於朝耶。

郭爾羅斯後旗地。數年來放墾已大半。然札薩克尙窮不自聊。則以放而未墾之故。江省大吏。當時勇於放荒。薄有資本者任意報領。願但有領地之本。並無墾地之資。於是延宕坐誤。以至今日。在肇州見廳署公牘。肇東分防自治會議案。皆有關催

墾之事。肇州本治郭爾羅斯後旗全境。境內經數次開放。最早係周道寬經放鐵道兩旁最腴之地。其地稍稍有墾戶。卽於肇州移一經歷分防焉。謂之肇東分廳。地分五鄉。占全旗之勝。上年八月間廳丞崇組軒分守勘定作圖。其旁識數語云。土地膏腴。以肇東五鄉及和樂安三牌。布拉克台一。堪列上等。沿江荒段暨鄂多爾圖台。察普起爾台。博爾濟哈台。古魯站等四台站。時受水患爲中等。茂興站吳蘭諾爾站兩處。地多沙積。平字牌及一順招。地多窪墟。應列下等云。全旗地質之品評。此爲詳實。而肇東議會。議員皆地主。所利用此議事機關者。無非設苛法以逼佃使墾。且禁他人之出錢勸佃速墾者。蓋欲不費一錢而坐收熟地之利。以此期墾。墾復何望。故無資本之地主。不可恃也。夫墾務興而蒙地設官。遂有肇州廳。憲政舉而自治開會。遂有肇東等議事會。今觀其議案宗旨。皆漢人領地者盤踞議員之席。蒙人不識字。無望當選。則把持地方者。皆客民耳。蒙人方結習如故。則豈非新政舉行。而又多一外來之刀俎。以甘心於此魚肉乎哉。蒙漢之程度不相齊。勞力不相競。吾未知其所終極矣。雖然。肇東今日之苛法。固猶漢人苛待漢人。漢人之領地者。苛待漢人之承佃者耳。蒙人固尙無爲佃之資格也。

肇州道中詩

半趨半蹶越驃綱。坐愛車前衆綠香。野草怒生聚蠅蚋。土屯零落見牛羊。庸勳秩古家懸磬。耒耜民移畝宿糧。饒沃近鹽天府國。可憐終古說洪荒。

州境卽有鹽泡。

官台無路野無煙。積水橫流馬不前。填道敗槽行潦窟。歐人獐犬塊垣顛。旂裘大長憂艱食。圍牧餘丁逼學禪。如此川原成否塞。諸君何策翻籌邊。

廳署前水沒不可行。有一最深之缺口。增一敗馬槽。可著人足。蒙屯畜犬。多在牆頂上。見生客則狂嗥而下。

松花江上雜詩五首

沮洳一步皆成險。蟄處天然長情心。但覺車輪生四角。安知尺壁抵分陰。地無片石能爲骨。天有纖雲便作霖。溝澮不修衢路廢。十秋虛化擲黃金。

榆關軼蕩向東開。襁負相望事可哀。塞下尙懸通海禁。關中自爲實邊來。賚糧益盜生秦暴。越界驅民作楚材。富媪有靈誰與乞。可憐皇父造汗萊。

山東人子身至關外。一年坐食徵資。困苦萬狀。墾地至次年。薄有所獲。食其穗而饜其莢。又一年。則薄有積蓄。已移家矣。如此偉大之移植性質。國家猶時摧折之。次帥言數年前任將軍時。尙循例專摺報並無福建人民入境。蓋意在堵塞來者。惟所防之民族。僅有閩人。尙未知燕齊之民之絡繹於此道耳。聞亦有資斧不繼。不能待墾。輾轉流至界外。遂爲俄佃。以俄之移民設備較完之故。可哀也。彼皇父何人哉。

22327  
收權大計競通航。拉雜摧燒盡棟梁。決勝何能憑下駟。多歧只恐兆亡羊。縱教鉅帑謀孤注。可奈歸墟屬斷潢。一綫生機惟錦

要。奇贏況有八千強。

哈爾濱設吉江兩省郵船總局。局在傅家店沿江。江心一小洲。接築碼頭頗宏敞。總辦韓太守。爲言此碼頭甫於四月間完工。上年開始。中更鼠疫。三姓採木之道不通。頗費時糜款。計碼頭之成。共用兩萬三千元。現局用歲需萬五千圓。三姓一路。呼蘭一路。皆已有船往返。新城一路。甫擬通航。烏蘇里江口以下。已非國界。船舶非就地自造。必商購於俄人。上年由他處訂購。爲俄國海口扣留。強令拍賣而後已。虧損甚大。此次擬行新城之兩輪船。係由陶寶昭移來。船已蕪敗行遲。又時需修整。處處耽延。實不足競航業之勝。且寥寥數艘。遇人貨擁擠。無可增益。俄鐵路公司航行此路者計船百數十艘。緩急足以酌劑。船堅而期又定。往來迅速。人豈肯舍便利以就官輪。然則苟非大舉。以數萬成本及萬五千圓之歲費。擲之江水而已。

東清鐵道過哈爾濱。適爲呼蘭以上衆水之所歸。輪船運送。亦不過代彼供鐵路之載。我固無自行出海之路。哈爾濱地近三姓。燃料用柴不用煤。各機廠皆然。輪船其一端也。柴係徑一二尺之大木。截作二尺許之段。又劈成四五瓣。據言輪船一日需燒兩孤巴。孤巴者。俄量名。合吾國陸尺陸寸立方積。三姓購柴。俄已積久。故量名價額。皆由俄先定。每兩孤巴售貳十三盧布。每孤巴重約陸千斤。合十一盧布有半。當中國銀十四圓。則每百斤兩角三分餘耳。由三姓運哈。運

22328 費及稅。約需倍之。吉東墾務不盛。地不加闢。民不加聚。建築物無所用之。棟樑之材。夷於灰燼。可惜也。

錦瓔路爲北方命脈。路線所過。農林礦產。每歲增額。即不止全路成本總額。交通一便。萬寶皆登。田畝升科。及他稅項之增益。直接足償本息而有餘。國之邊防。民之生計。文明之輸入。皆其意外之獲耳。

陶寶昭行輪。本溯松花江而達吉林省城。東清路於陶寶昭過松花江。長春距吉省二百四十里。然乘客至長春。寧轉乘東清車至陶寶昭。再溯江而上。需二三日水程。往來者如織。陶寶昭一名小城子。客寓市場。日益興盛。吉長路將成。情狀又將變。故分船行下游之松花江。然松花江自陶寶昭以下。向止行民船。此次輪船出松花江口而抵中俄行船之松花江。費盡方法。數十日乃達。松花江源出長白。自吉林省城西北流過陶寶昭至伯都訥。即今新城市。其西北爲三江口。與嫩江合。更爲一江。此江名稱不一。蒙古遊牧記謂之松阿里江。或稱混同江。或稱牡丹江。皆土人語。據圖籍。黑龍江下游既匯烏蘇里江以後。名混同江。又吉東有水通寧古塔等處者名牡丹江。則皆未可與此相混。惟松阿里之名無雷同。似可援用。然三江口以下。公牘通稱松花江。今所謂松花江行輪問題是也。由是亦不能不仍謂爲松花江云。

奴因佛果兩侵尋。百級謬臺負累深。獸畜昔年能戢尾。虎狼今日別生心。慢藏可誨窮斯濫。養欲雖粗逸自淫。記取債權關主

極。迨天未雨一長吟。

衆水蜿蜒一尾閭。濱江形勝有誰如。中分稍減飛鳴勢。退守猶持輕重書。倚伏不妨觀塞馬。毆除何忍效淵魚。補牢事倍功惟半。切莫桑榆計更疏。

東清路往時勘線。俄人以哈爾濱及伯都訥兩處。斟酌過松花江之地點。嗣以工事上計畫。決取哈埠。由今觀之。伯都訥扼松嫩兩江之口。哈埠地處下游。上游輸送。仍不能越此。而呼蘭通肯諸水。又匯於哈埠對岸。則哈埠實爲運送之中心。再順流而下。去其國界不遠。又無不囊括吾運輸之利。故知哈爾濱勝於伯都訥也。

自長春以下。餌日本以言和。俄自有海參崴出口。東清運費。向長春者提價極昂。向海參崴則甚賤。逼貨物使出其途。而近長春則運貨又轉廉。以無逆折使北而轉南之理。故在哈埠運出口之貨。皆以下海參崴爲便。此俄人輕重之術也。

東清爲外國人所造。扼吭撫背。遂覺不可終日。轉而視借款所築之路。如京奉近在咫尺。相形見彼我之迹。人至南滿站。即服從外人。至瀋陽站。即喜見祖國。管理及錢幣。截然不同。此不過接軌處上下站爾。(南滿爲中日公共之站。京奉局不應放棄。別見日記。)故激刺於東三省。必不肯反對借款造路。無便以閉塞召外人自行干涉之漸。且行東三省。尤見鐵路之爲土地人民命脈。無交通則死。有交通則生。雖東清爲大害。然吾曹能深歷滿蒙者。實賴此矣。故亦當視爲失馬之

非禍。所未敢知者。輿論甘心緩造鐵路。洵洵爲意氣之爭。不免爲淵駸魚耳。

裸渡

帶水盈盈病涉時。解衣裸渡且從宜。菰蘆刺蝟腦中驟。鼉蛤行緣膝下奇。迎路并無瀧吏語。渡河惟有惱公詞。誕登未死歡聲動。頭上雲來又索詩。

渡河後即遇雷雨、

出新城府西門

馬腹泥深步不開。十鞭一動氣如雷。邱山重負空回首。上坂鹽車未足哀。

滿天風雨別新城。矢檝叢中掩鼻行。筆路山林吾輩事。須知攬轡即澄清。

登吉瀾官輪

汽筒輪轂放中流。衽席初登意不侔。失喜故鄉今在望。松花江水是并州。(賈島詩却望并州是故鄉也)

吉瀾即郵船局第一次行新城者。六月十八日抵新城。待貨載至二十六日乃起旋。貨並不多。遇雨即大車難行。咫尺不能抵舟。交通不便之狀如此。

新城舟次却寄崇組軒分守

22329  
豈意龍沙識使君。洒懷才語氣如雲。官新百度勞開創。俗異三頭輯糾紛。棲畝有糧春勸墾。帶刀無警夜銷氛。劇憐七載羈窮徼。未展籌邊尺寸勳。

傾蓋相逢即素心。衙齋文讎日相尋。一官苦說爲身累。空谷真能喜足音。情比花潭深幾尺。饋將藥裹抵兼金。浮屠三宿尋常事。此別無端思不禁。

崇任肇州廳同知。設官即蒞此。蒙地民有三種。一蒙二旗三漢。旗者、台站所編置之民。康熙中三藩既平。徙其人於邊。使司台站。漢人近墾地至此。三種人聲氣不同。始頗歧異。今已就理。始至肇。見地方荒寂。積水滿地。以爲官斯土者必亦不堪之材。既見乃出意外。詢墾事具有要領。且知其治鬻匪有方略。臨行贈吉林參。報之以佈公所送之馬。崇治肇七年。急於求去。現以民政司宋小濂蒞任。其戚也。告迴避將得代云。

舟過肇州渡口

一渡仍思跋涉難。泥塗前路正漫漫。却從自在中流日。重問迷津仔細看。

前日渡此適新城、

偶成

城漕求馬爰居處。漢廣方舟就淺深。萬卷何如行萬里。下帷劉峻枉書淫。

日駕大車行。聞北人語覓馬驟時。謂之求牲口。始疑其求爲揪字之音。繼知凡覓取各物皆稱求。則求字之義。在南方爲文言。在北方正土語耳。於以求之。於林之下。於求牲口三字尤貼切。古人固語言文字不相遠哉。肇州渡見渡船係兩小

22330 船上鋪木板。橫約二丈。縱倍之。載兩大車。行李在車上不

動。馬十匹。人十一。蓋同伴而外。尚有差官繙譯及肇州護  
送之馬兵。故人馬均夥也。更有附載者數人。因思古人兩舟  
曰方。正是此制。以其形方。遂引伸爲方圓之方。方字從兩  
舟。故知先有方舟之形。後有方圓之義。

附記在哈爾濱時。聞黑龍江臚賓府滿洲里一帶界約。棘手已甚。  
俄人據中土學者所著之書。指雍正五年之界。不與今同。中國  
邊界線。當縮進甚遠。是處東抵額爾古納河岸。西接外蒙古。  
爲無天然界域之地。當時所以以鄂博限南北者。黑省大吏。詢  
之外務部。無檔案可憑。故無從退讓云。案東清路自滿洲里入  
境。沿邊又設有臚賓府。此段地界。中俄久無異言。今忽據私  
家著述爲發難之端。不思雍正五年條約具在。私家之書。本無  
援據之價值。且所謂私家之書者。大約卽何秋濤之朔方備乘。  
備乘有北徵條例考一篇。具載康雍兩朝界約。秋濤不名之曰條  
約。而名之曰條例。其意中未知有國際之約章。但知有本國之  
則例。以爲此亦一例文耳。又有北徵喀倫考一篇。則荒謬實甚。  
喀倫卽卡倫。滿洲語謂台站爲卡倫。台站隨地而有。何必沿邊。  
秋濤認卡倫爲邊界。書中有附載黑龍江與喀爾喀車臣汗分界各  
喀倫。其案語云。此雖不與俄羅斯境壤相接。然地距邊界甚近。  
實爲北徵要衝。故特設喀倫。以示杜漸防微之意。蓋其意謂喀  
倫惟邊界乃有之耳。然其本書又稱更番候望之所曰台。國語謂  
之喀倫。則秋濤非不知喀倫本義者。乃於喀倫考中雜舉至茂與

等十二喀倫。謂台站亦稱喀倫。茲不具錄。蓋知茂與站之沿於  
花江。去邊過遠也。但既知台站皆稱喀倫。卽安得搜尋喀倫之  
名。以充邊界之數。約文明以鄂博爲界。不以卡倫爲界。鄂博  
者。累石爲封。特於兩卡倫之間壘之。沿邊自有卡倫。非卡倫  
獨設於沿邊。此不可不辨。

秋濤書稱雍正五年郡王策凌等會同俄使薩瓦勘定疆界。設喀倫  
五十九座。極東之十二喀倫。就近屬黑龍江將軍統轄。輪派索  
倫官兵戍守。迤西之喀倫四十有七。以喀爾喀四部屬下蒙古。  
按其游牧遠近。每喀倫安設章京一員。率領兵丁。皆令攜眷戍  
守等語。此段文字。證以蒙古游牧記。知係雜採國史策凌傳及  
松筠綏服紀略圖詩注。所著俄羅斯事補輯之文。十二喀倫爲黑  
龍江省內沿邊地界。當或可信。然則秋濤喀倫考中。何以江省  
境內所指爲與俄接壤者。至有八九十處之多。雜引盛京通志黑  
龍江外紀等書。見喀倫之名卽收之。貪多務博。其喀倫或稱在  
齊齊哈爾城境內。或稱在黑爾根城境內。或稱在黑龍江省境內。  
或稱在布特哈境內。或稱在呼蘭境內。則本係距邊甚遠者爲多。  
惟秋濤於八九十喀倫之中。又指出十二喀倫。爲雍正間分界之  
處。核其注語。亦係雜採盛京通志黑龍江外紀而得。與松筠補  
輯原文無涉。乃謬以證松筠十二卡倫之數。尋其注十二卡倫中。  
其九皆在額爾古納河東岸。則約文一再所言。如有山臺幹河。  
以山臺幹河爲界。何以索解。可知沿河自有卡倫。而非分界之  
用也。約文又言無山河空曠之地。從中平分。設立鄂博爲界。

此所謂無山河空曠之處。正指今臚賓府北一帶。且指鄂博爲界。明白如此。約文又言察罕鄂拉之卡倫鄂博。至額爾古納河岸蒙古卡倫鄂博以外。就近前往兩國之人。妥商設立鄂博爲界。此又界以鄂博之複證。在約文原未載鄂博地點。但稱蒙古卡倫鄂博以外。由察罕拉之卡倫鄂博。至額爾古納河岸。是按其地望。實從喀爾喀蒙古界線。曳一平線至額爾古納河岸。略取其緯度相齊。故須專設十二喀倫。再置鄂博。若所設卡倫。有九卡倫仍在額爾古納河以內。其餘三卡倫之中。末一卡倫。秋濤又明指爲即察罕鄂拉喀倫。與約文合。是僅設二卡倫充無山河處之邊線矣。有篤遠若是之理乎。今聞鄂博遺蹟尙在。東清造路之日。臚賓設官之初。於國界久無異言。固知百餘年來。耳目早經印定。何得復引備乘爲口實。秋濤著書。自係科舉對策之習。考喀倫即拾掇喀倫之名。博士賈驥。牽引無算。條約具在。雖地無定點。而文義自明。證以百數十年雙方承認之事實足矣。俄人無理取鬧。固不難辭而闢之。

數十年以來。談西北各邊興地者。爲最當行之業。其實足跡不出塞外一步。雖極有名之作。從無實地調查眉目清朗者。聖武神威。腴詞滿紙。以視近日外人地志各書。奚啻霄壤之隔。學術之不能比並於世界。憂方大耳。國界生心。謂可以理折之。

李蘭舟謂蒙古游牧記等書。俄人用爲課本。則其用意更當深念也。又附劉君厚生在哈爾濱商會。調查新城至哈埠糧食稅項運脚各費數目。

一中國銀元。合吉省錢每元三吊四百五十至五百。  
一俄國盧布每元。合吉省錢四吊五百。合江省錢五吊五百。  
以上市價。皆有漲落。江省錢法。係用中錢。每吊合實錢五百文。吉省每吊合實錢止三百數十文。而哈商會所開俄盧布所值。在江轉高於在吉。當是哈埠係吉省地。江省官帖入吉省。又有折價之故。

新城府運糧到濱。糧食每擔合三百八九十斤。計十二布袋有餘。每布袋淨司砵秤三十斤。由新運哈輪船水力。每擔合中國銀元八角。每百斤約合兩角一分零。

民船合每擔中國銀元一元四角。每百斤合中國元三角五六分。比輪船運費大一角半左右。故尋常裝貨。皆用輪船。冬天河凍停運。

新城糧捐。按市價收七釐及四釐兩宗。共抽一分一釐。即值百抽一。其分七釐四釐兩宗者。以新政兩項起捐也。糧業捐值百抽一。

斗捐粗糧每斗百文。每百斤約三百文。合中國元八分六七釐。濱江進口稅。一火車計九百布袋。完二十一吊八百七十文。每百斤合中國元二分五釐以內。

日記

六月初四日。隨張季直先生以江蘇實業團名義。赴東三省。兼爲憲報任考查一切政俗。晨乘京奉車。晚宿山海關同豐棧。初五日。抵奉天。借住公署。

22332 初六日。借詣舊皇宮觀諸重寶。大半往年所見。惟多見一高宗立馬像。神采煥發。真氣辟易千人。

初七日。借往試驗場。觀覽竟日。雖多往年所見。然實用機擘。試驗大農之法。則係初見。大農之法。一人可種數百畝。美國地廣民稀。以此獲盡地力。東三省必取法於是。

初八日。江蘇同鄉爲實業團開會於安徽會館。

初九日。季直先生偕數人北上。余與劉君厚生江君知源留奉。整備遊歷蒙古各事。訪葉君黻丞。指示種種。葉君并爲致介紹書於鄂爾羅斯旗札薩克佈公。

初十日。購買游蒙旅行各具。

十一日。請次帥給一公牘。投謁沿途地方官。並請葉揆初京卿作書介紹於新城府劉太守。晚赴南滿車站。乘日本車赴長春。凡乘客往來京奉間者。至奉必僅抵瀋陽車站。是爲舊車站。後與南滿車站接軌。乃有新車站。謂之南滿站。名爲新車站。其實皆日本人管理。張貞午司使爲言南滿本中日共同之站。徒以京奉路局之放棄。遂不過問。而乘客苟但至奉天。即亦不計便否。例於瀋陽站下車。其必赴吉江者。不得不假道南滿。東清路線。則始至南滿站。其意中亦以此爲外國人之車站矣。此站北去之客。一切照例稱便。其由北來欲直接京奉車者。猝不知其所適從也。聞京奉局亦派員司一二人。在站照料。而此一二人翩翩如乘客。絕無執事員標幟。站上並無買票處所。以是欲直接過車者。到站往往廢然。有別雇車輛送至瀋陽站者。及細詢

過車方法。則京奉車實無日不至南滿站。該站既無華警察。又無有標幟之執事。更不設買票處。但於車頭之上。開一洞許人買票。又以去車例不停靠站之月台邊。到站時亦不易知京奉車之所在。然則京奉與南滿接軌。乃以便北去之客。非便南歸之客也。失接軌之本意矣。

十二日晨。到長春換東清站車。是爲俄日路線分界處。昔年俄築東清路。直達旅大。日俄戰後。割棄其半。餌日以和。長春原有車站。日以長春站南之孟家屯站爲終點。俄以長春站北之寬城站爲終點。中間成甌脫線。乘客必別以人力運行。繼定設站於長春。爲兩國共同之站。互派警察。互設票房。互置執事員役。由是兩國路線。以長春爲集中。寬城子本舊市。尙不凋落。孟家屯則興也勃焉。衰也忽焉矣。

午後抵哈爾濱。李蘭舟方署濱江道。上海舊識也。訪之。知季直先生現尙寓署中。

哈爾濱第一澡塘。談者必謂不可不就浴。至則浴焉。

公園亦有名。至則盡俄人。士女如雲。通宵達旦。飲食歌舞。必以亥始。至日高乃已。小說載俄京酣歌恒舞俾晝作夜之風。觀此而信。其習俗然也。

比較南滿東清路旅行狀況。日人管理鐵路。遠勝俄人。日人綜理微密。尤其特長。而俄人則久處專制之下。人格甚卑。以輕佻側媚婪索爲事。得數錢則作態若取人憐。蓋其國法律。惟以箝制國民爲目的。此外一切闕疏。遁於弊藪而無所糾束。其政

府亦以爲此無害於吾事。而人格遂多墮落者矣。華人之取厭於世界。日益滋甚。其故卽坐此。以我視俄。竊竊怪歎。以世界各平等國民之眼光視之。華人之程度。合全體以與俄全體爲比較。實更出其下遠甚。日本亦新進國。而上下無大隱情。能設法律以糾其民之非違。其民遂多能守普通之規律。專制之國反之。其民爲萬國所賤。則長治久安之道以成。若思想高尚。有改良政俗之心。卽爲不純正矣。蓋君子野人。正樂其不平等。而事權在握者。乃有無上之威福也。及其既久。淪胥以盡。則固非眉睫近事矣。

十三日。豫備入蒙各事。購買汽水掛麵等物。囑李蘭舟覓蒙語繙譯一人。並借差官一人。約十五日起行。午後開步松花江岸。十四日。往傅家店。哈爾濱舊係荒地。僅有地名。其有居民。尙自近年。蓋燕齊客民。自吉林腹地輾轉來此種地。約有十餘家。成一聚落。旋有傅姓。販買日用物。設小肆焉。遂又名其地曰傅家店。俄人經營東清鐵路。其過松花江之處。以哈爲勝。松花江嫩江以及呼蘭通肯諸水。皆會於哈。自此築路通海參崴。又截牡丹江而過。吉林東半之交通。已包舉之。江流再東。至臨江。又接俄界。則下游仍落其度內。是哈埠實可謂集中之點。古人以閉塞爲主義。營都邑必於上游。取建瓴之勢。我易往而人難來。今日以便利爲主義。欲其地之發達。必取輻輳之點。乃成殷軫之觀。文野之不同如此。世豈有各營

生理之國民。而日以乘流掠奪爲事者哉。古之建都立國。其思想固未離盜賊時代也。鐵路既過哈爾濱。其用地在傅家店西。傅家店以鄰近鐵路。遂漸繁盛。庚子之亂。爲俄人所焚毀。辛丑以後。白地起建。又成市矣。觀吉江兩省郵船總局。因訪局內總辦韓吟笙太守。

十五日。午刻六時半。乘東清路車過松花江上大橋。入黑龍江境。一站至對青山。地屬呼蘭府界。下車換大車。先一日已使差官趙姓。至此雇車相待。裝車後。天已晚。臥大車中看月而行。路旁梁豆茂美。榆樹成行。五里一聚落。見牛馬歸槽。殷富可想。十五里至五站。亦名五台。爲蒙滿交界之地。滿洲先開放。故五站頗繁盛。居民至七八百家。有燒鍋。有客寓。住吳家店。食尙有米飯與烙餅。室中已無棹椅。夜睡暖炕。倦時尙不覺。至天將明。則躁熱不能成寐矣。

十六日。早六時行。車夫山東人方姓。爲言此間易謀生。不能復歸故土。其地每晌值二百五十吊。每一元值五吊云。四十里至土爾谷屯。下車喂馬。入一滕姓家小坐。烹煮雞卵而食之。滕山東蓬萊人。其父母移居寬城子。後移此。租蒙古地。以耕自給。有七子三女。有子婦五。有地七十晌。每晌取梁豆七八石。每石四百斤。斤十六兩。與內地同。然地以每石百斤計。是家歲收糧食二千餘石矣。七十晌卽七百畝。所收穫之富如此。子女繁多而不病者。生計之饒可知。滕亦言家累如此。不至此間。恐難生活。且卽兒女俱能勤事。亦不能使田畝驟增。惟託

22334

庇於此。道路甚寬云。旁有一老者。係其兒女親家。蓋客民聚處而耕。有子女則為姻親。各耕地甚多。所蓄牲口。天暖則墾地。寒則拉車赴對青山出售糧石。耕不費工。而田畝又無盡藏。有力即拓而之他。熙熙然世外桃源也。土色甚黑。泥濘之地。車轍所陷。深至數尺。而皆黑土。車行豐草之間。青蚊大集。並無機心。隨手撲去。略不驚避。又有蟲。土人名之曰蝦蟇。其狀類蠅。螫人頗痛。馬牛受螫。至於皮破。亦不畏撲。一路皆為此二物所苦。然經已墾之地。則蟲類絕迹。蓋以荒草為窟穴。既墾即成有法之種植。彼蟲類即不樂居。且飛不及遠。他處蚊蚋不至墾處。可見廓清諸害。以人居為天然之能力。三十里至老爺屯。近老爺屯。見民家有插旗於門者。車夫為言有旗之家為蒙古。乃知一路人家。尚盡係漢人。及老爺屯乃見蒙古。老爺屯者。札薩克公府所在。土人尊之稱也。自此而西。所見各屯多插旗者。蓋蒙民多於漢民矣。三時下車。入佈公府。佈公名佈彥朝克。字福五。即郭爾羅斯後旗之主。所稱札薩克者也。其父為札薩克時。私以地畝舉債於他旗一喇嘛。謂之三喇嘛。為數甚鉅。既無以償。三喇嘛乃將其地轉市於俄商。浸成交涉。官中知之。急議收回。與三喇嘛議取償之數。一面革朝克父職。卒以八萬六千餘兩。由官代償三喇嘛。令將旗地開放六十井。方六里為一井。以地價歸官。償所墊。有餘乃歸蒙人。朝克父旋於三十一年歿。朝克應仍襲札薩克。衆台吉控之。朝克奔走訴訟。前年乃復襲職。

現由官催令放地歸款。此次即知其有大宗放地。故實業團囑至郭爾羅斯。視其地果如何。冀為江蘇人民計也。先是葉勳丞言哈爾濱趁輪可至澇洲屯。由澇洲屯起早。十八里至佈公府。嗣繙譯差官等。俱執言無此路徑。彼等俱會至佈公府者。因從其言。由對青山五站一路來此。比來此乃知葉言甚確。繙譯等自未走過。狃於平日途徑耳。然因此多見蒙地情狀。於計亦得。但旱路多則勞頓較甚矣。嚮晚大雨。佈公府中傳言佈往澇洲屯。浴於江水。是晚必歸。歸後再請見。先邀入對門一賓館中宿。是館正房三間。中一間空。右間為府中大管事臥處。左間為客坐。三面皆炕。余輩即宿於是。右廂為傳事房。左廂常關閉。未知何作。屋用磚牆口頂。頂又塼板使平。且髹漆。頗光潔。磚地。有髹漆門窗。在此處為無上之建築。晚進全羊尾。小米飯。據言全羊尾為甚重之禮。然醃醬俱無。羊尾又不甚爛。略索鹽蘸食之。不適於口。稍領其意而已。佈公府中頂冠束帶。掛荷包著靴者無數。頂戴各色皆具。亦有拖花翎者。惟敝垢已甚。詢之知台吉本有章服。一二三四等台吉。即一二三四品官職。即非台吉。而在札薩克處當差。札薩克即可以章服寵其所私。故青黃赤白之頂珠。纍纍然。其人既有此裝飾。遂終日冠帶。行步皆遲緩有法度。衣無洗濯之事。時方盛夏。袍帶矜嚴。汗臭不可嚮邇。其衣服質料。大約數十年前物。汗漬垢穢。斑駁如雲霞。而舉止大半滯重。有林下貴

人態度。其去活潑勇往。奚啻萬里。古稱天之驕子。一納於冠帶之列。遂如泥牛入海。首尾皆化。苟無敵國外患。則精神二字。固束縛天下之第一義哉。然今日入蒙古觀此項榮施。人即熱心官貴。亦必有蹙額不自禁者。惟未攜蒙地諸貴照片。以示熱中於出身考試之流也。晚佈歸。約明日清晨見。

十七日。晨起。見蒙人惟下等奴才有起者。(蒙中人謂之奴才。奴才如有財力。更買他旗人或戰陣所獲俘虜。又可為奴才之奴才。其名曰黑人。札薩克以下。有資力皆可畜黑人。其待遇尤可任意。若奴才則調府當差。尚有定例。不得過分濫役之也。)知佈所謂清晨。為時尚遠。出館門閒望。見馬糞高積。過於屋頂。人登其上。可以瞭遠。云糞多以示其富。殆亦數畜以對之意。緣路行。見草坡之下。有帳篷三五。其中有人。方割羊。取羊肚翻去羊糞。就水窪中濯之。而復就樹根揉之。索樹枝亂草。意將然火熏此羊而食之也。近處有羊羣。知係帳內人所攜之行裝。資財服食。皆取給焉。詢其人。乃知每五年來札薩克府一點名籍。是其旅行本色。所攜羊羣。除食用外。並有需孝敬上司者。上司如札薩克及其所受治之台吉是也。地本膏腴宜墾。而蒙古自守遊牧之俗。其人乃疋瘠無度云。

十時以後。詢佈已起。需鹽濯乃見。本擬即日西去。頗望早與一談。豈知一盪濯遂至十二時。正午乃見。固知此中人之惰而迂緩也。

午見佈。佈頗談開通語。深嘆蒙盟之牽制。蓋盟長有四人。由

理藩部奏定。隨時可更易之。非蒙人所自推舉。而既為盟長。

則遇大事。非盟長同意不辦。因此雖京師有命令。督促新政。

如學堂巡警之類。皆不易集事。其關係蒙民全部。謀生計改良。

或知識進步等事。更難得贊成者。談次知佈曾遊日本。并為述

三喇嘛事。告以將來看地。佈欣然。為言台吉阻撓狀。蓋此次

放地償債。台吉謂債係札薩克私欠。台吉不認代償。但官令開

放。亦無由終抗。惟言地為水淹。可墾者少。以此為延宕之計。

問官令放六十井。是否此數。佈言此間承認開放之公牘。實止

三十餘井。以吾計之。稱三十餘。至少當放三十一井。過此未

敢遽應。昨今兩年水患實甚。被淹較多。今究有若干可放。僕

亦不自知。請往勸諭自見。並願派熟悉其中道路者一人。更派

護從之人。偕往一觀。又謝贈物。蓋攜來綉綢等物贈佈也。佈

又言辦事不易。近因辦巡警按畝派費。漢民承佃者不服。控之

肇州廳。肇州遠行文來府爭辨。謂民戶不能歸蒙旗斂賦云。

佈見客在正廳旁一間。屋尙高敞。而無器具。炕几上設撥盒一。

中有茶食糖果及冰糖等。蠅集其上。罕見空白。炕坐兩人。佈

有叔佈彥都隆陪坐。自稱王府當差者。蓋二主三客一繙譯。共

六人。除炕位外。勉湊四坐。其式不等。茶杯六枚。有玻璃。

有磁。有大有小。室中有棹一張。然伺應者皆頂戴花翎。冠袍

靴帶。布衣紗袍紗褂。尙新潔。與他人殊。佈有少子。數人擁

護之出。貌亦白皙。不類蒙人。所謂齊王之子矣。

蒙人皆能操漢語。但以客皆南人。音多不正。轉不能解。問繙

22336 譯。繙譯廣寧人。操北音與語。即通曉無礙。並不藉繙作蒙語也。繙譯何姓。能操蒙語。有時令詢蒙人政俗。繙譯瞠目不能言。轉由佈代答。且所問稍煩瑣。繙譯輒匿笑。意似厭之。乃知蒙地本無需繙譯。繙譯苟無政治思想。斷不能繙政治語。幸而蒙漢間耳。中外交涉。需繙譯者何限。其胸中無此影。臨時違令傳語。正不知所語云何。

與辭歸館。旋即送席來。八大八小。十六碟。烹飪甚拙。蒼蠅叢集。不敢多下箸。席間一佈彥都隆作主。並一大管事作陪。談次知哲里木盟十旗。盟長爲郭爾羅斯前旗札薩克鎮國公。本與佈同族。前旗在南。謂之南公。幫辦盟長爲達爾漢親王。副盟長爲達爾漢郡王及杜爾伯特貝子。皆由朝廷特簡。

蒙古信佛。鼠疫後。佈公許願西廟啣經。西廟者。廟在府西。較大於府旁之最壽篤寺也。自十九日起。啣經八日。迎全盟之大喇嘛於洮南交界之地。大喇嘛亦不樂陸行。舍蒙古內地不由。直至昂昂契上汽車繞至哈爾濱。再乘汽船至撈洲屯登岸。交通之利。喇嘛亦知之。佈公言蒙人往西廟頂禮者方載道也。西廟喇嘛。多至六十餘名。合奴才喇嘛又加倍。飯後情人導至最壽篤寺瞻仰。此爲札薩克供奉之所。寺喇嘛額二十五。入寺無一人。有一看廟之小喇嘛。想即奴才喇嘛。門內有四金剛。有佛坐驢車一具。供出會用。極粗笨。在彼爲莊嚴無匹矣。正殿供三世佛。旁列十八羅漢。別有孫行者豬八戒沙僧等銅像。及諸怪狀之銅像。樓上中間設千手千眼佛畫像有各畫像。又有一幅。

中太極圖。次八卦。次十二生肖。共爲三周。其上爲天堂。其下爲地獄。殿後有八角亭二。均有八角柱。各面畫神佛各像。又進一後殿。有地藏像。旁列各塑像。有關羽及關平周倉像。觀此知蒙古佛教。駁雜無理。正賴改良。正殿樓外平臺可遠眺。見撈洲屯。江岸以上。一碧成海。廟在岡上。若加點綴。景色殊佳。

歸館思浴。詢主者。言蒙古無此事。既無浴具。亦無浴所乃已。其奴才尙出沒水潦中。冠帶之流。則終身不近水矣。

十八日。晨將發。佈公送走馬。並活計。其色多大紅。針線劣甚。十時行。午後至一屯。問路。蓋蒙古人趕車並不識路。時時誤入歧途。所問一叟。云保定人。吳姓。稱鄉親甚洽。雨甚勉行。晚不及至站。宿一蒙屯。其家惟少年蒙婦攜兩兒。云係屯長之家。屯長係奴才。而婦爲台吉女。

十九日。晨四時行。八時過三站。投店具食。十時過利蒙屯。十一時過一水溝。裸渡。費時甚久。午後二時過八家子。暴雨。闖入一蒙人家暫避。行李盡濕。雨甚於昨。久而不已。不能行。遂宿。詢是家。知爲三等台吉。與談台吉奴才相關各事。

二十日。晨四時半行。六時抵二站。十二時望見肇州一高岡。名爲察普起爾崗。車行旋陷大淖中。馬伏不能起。雷雨驟至。披雨衣坐車中不能下。知源有僕曰小塊。來負之使下。以重不能勝。兩蒙古翼之。始出淖。拮据設法。午後三時至州署。一路水沒人膝。得天興店。宿焉。州署懸水中。四周無路。與客

談江河道。竊歎水利之不足喻於此邦也。語具前。

二十一日。晨往謁廳丞。丞吉林人。漢名崇綬。口姓沈。號組軒。談甚洽。留宿署內。即遷行李入焉。出圖冊觀之。殊與口務要覽不合。乃知此處放荒真相。且知地尚口水。無可履勘。因改計不復深入。俟秋再往。

二十二日。住廳署。決往新城。定明日行。

二十三日。晨八時行。數里即陷大淖中。馬踐泥濘濺人身皆滿。下車候設法拔車起再行。數里遇大水。肇州護送之馬隊前探水行。最淺處猶沒馬腹。驅車行至中流。水泛車面。行李有受濕者。車行泥淖水澤中。恐馬或停頓生變。車夫呼斥鼓譟。護勇差官等和之。動心駭目。又數里間過小水數處。抵江岸。方舟而渡。入渡人家小憩。是蓋官渡。非設廳治。尚無此物也。

渡松花江行十餘里。皆有水潦。遇雷雨疾驅抵李家園子避雨。是日車夫係漢人。尚能疾驅。若蒙古則無此能力矣。避雨所入之家趙姓。人口甚多。婦女亦避客。有漢人習氣。李家園子為低地盡處。前仰高崗。上崗即少水潦。為新城府大道。閱雨時許始霽。復行。上崗果皆高地。坦道大宅。嘉樹蒼然者有小兒讀書聲。較之江北蒙地。覺此有故家喬木之觀。晚抵大灣宿。上崗已二十五里。宿站西天增棧。內設藥肆。

未至棧。行大道中。見道旁田極肥美。有擁機犁八部耕作者。地大而民阜。可想見也。居民氣概亦漸與蒙地不同。此為伯都訥舊壤。本係滿洲。設官又久。自爾有別。

二十四日。晨五時半行。近城轉低窪。水泥狼藉。並有須繞越者。伯都訥亦無水道。其肥沃故在高地。

十時半至新城。住海源棧。探詢府守。知往陶賚昭接晤巡撫及振貝子。不在署中。再詢署幕。得應裴卿其人。名彰。下午又雨。雨過往談。應君無甚了解。但知新城少大片荒地。惟有鵝李貢地。本禁墾。後因私墾者多。光緒間開放若干。今尚有三萬餘畝未放云。

於路見官輪招帖。反覆轉詢。知尚停城外。不日下駛。因新城無所事事。擬即行。同店有江省人張輯五名迺績者。縱談。張久奉職於江省各地。頗熟悉。曾收月亮泡魚稅數年。為言稅額年收三十餘萬吊。柵泡與嫩江之間。而掩取之。水漲時魚來。來則柵焉。水落魚去。遇柵折回。積壓泡中。水為之塞。層積皆魚。以銷運無地。天未冷不能致遠。俟冰而後取之。連冰運哈爾濱。故魚稅祇冬季可收。若有快輪從嫩江下駛。則隨時可捕。或就地製罐詰。亦必大利。札賚特地。東南已開。西北皆荒。月亮泡亦在焉。錦瑗路當適過其地。

二十五日。晨登吉瀾官輪。出城。雨後泥濘甚苦。

二十六日。午後下駛。城中糧食托載。雨阻即不能送至舟中。待至七八日。今日始晴。又無車可載。祇能約留作下次裝運而已。相距一二里。不便如此。汽笛既鳴。男婦老幼。江干愈集愈多。踞地而觀。數時不厭。無交通之民。既閒且惰。官輪無攬載。無定期。無貨棧。四時行。見俄船碼頭有躉船。頗寬敞。

22338 有屋可作屯棧。非官輪比也。此豈足與競爭者哉。

右稿上年已登北京憲報。當時禁他報轉載。故未徧登各報。友人留得此殘稿。末尾缺如。今蒙事方急。內蒙大寶廳且有警耗。肇州與大寶貼鄰。情狀相埒。輒再登報。以供觀察。我若無眉睫之禍。蒙人豈足平哉。蕭牆之憂。最難排遣。書此致慨。報告中秋初再往。去年七月實再至其地。並至齊齊哈爾等處。在肇州經營購地事未就。至九月初。聞武漢事而返。重九日歸至長春。大雪寒甚。是行一無所就。第二次報告亦並未有暇敘次。計自前年以來。三至關東。此箋箋殘稿。則第二次行役記憶之迹也。

### 蔡子民在世界語學會之演說

鄙人不過願學世界語之一人。於世界語尙未嫻習。猥承諸君以如此鄭重之式相款待。慚愧之至。感謝之至。鄙人既得與諸君在此聚會。且純然爲世界語之關係。不敢不以個人對於世界語之感情。宣告於諸君。請諸君教正。

(一) 語言之價值 語言者。思想之媒介。猶之錢幣爲貨物之媒介。錢幣之歷史。始於以實物相交易。如餘粟餘布等。其後用一定之礦物。如金銀等。其後始爲一定之形式。如今日之金銀幣。其進化之迹。爲由自然品而嬗爲製造品。語言亦然。鳥獸之語言。純任自然。故不能應變無窮。人類語言。則始於寫象自然。如鳥獸之名。多象其鳴聲是也。其後漸偏於人爲。則有

抽象之名詞。及畫一之文法。與金錢之歷史相類。又錢幣之流行。常漸趨於大同。如其質不外乎金銀。而其輕重及形式。雖未能一致。然亦大略相近。語言之將來。亦必如是。蓋媒介物逾近於大同。則其媒介之價值逾大故也。

(二) 國際通用語之必要 人類進化。一切事業學問道德。無不與全世界有關係。因而感仍用自然語言之障礙。

第一交通界之障礙 適英者必先習英語。適俄者必先習俄語。欲周遊世界。則至少必先習數國語。或攜譯人。其他商店。若舟車道路之廣告。有不能不兼用數國文字者。同一內容。而以媒介不同之故。使全世界人類。因而耗費其時間精力於無用者。不知凡幾。

第二科學界之障礙 自然語言。往往一字而含數義。或一義而有數字。最足貽讀者之誤解。而不合於科學家標揭正確思想之用。且無論治何科學。均不可無世界智識。遂不能不兼習外國語。而學生時期。不免太長。

第三人道主義之障礙 此即柴門呵弗博士所以造世界語之主因。蓋人類間無論個人團體。往往因言語不通。而生猜忌。因猜忌而相爭鬪。野心之外交家。遂得利用之以行其損人利己之政策。而破國際之和平。

然則國際通用語之必要。彰彰可知。使取今世界流行最廣之語言。如英語法語等。擇其一以爲國際通用語可乎。曰不可。地界未泯。人各自私。如吾輩言統一國語。然主張北京語。則南